

古文辭類纂

冊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論辨類四

古文辭類纂四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顓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歿。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

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畔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

830
757
13
v.2

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

○

○

○

○

○

○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

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嗟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為奇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爾。

范蠡 ○ ○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

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靜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

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于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二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是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蘇 ○○○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游會稽。竝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

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一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

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可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于殺者。

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范增 ○○○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應殺義帝之兆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增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

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
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
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
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
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
也哉。

蘇子瞻伊尹論。○金而不取夜對非管不若也。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
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
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此下一段承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
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
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
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

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此下一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看他

雙起雙承卻筆勢變幻不覺

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

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承無異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

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

居之卑也承有蔽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

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

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

而不亂古之君子

唐應德云斷

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

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

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

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立大節 反面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

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

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

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

甲之廢。唐應德云續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

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

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

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

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

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辦大 事反

面兩層反面卻分置兩處俱是文字變幻處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

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蘇子瞻荀卿論 ○ ○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

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致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

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于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子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
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

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蘇子瞻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日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故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

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
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
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
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
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
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
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
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
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
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
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
於升降揖讓之閒。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
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

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旣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

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此文格勢

正似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
東坡才思大于厥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蘇子瞻留侯論 ○○○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

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九

切渙認之流俗王逸云垢濁也。即鮮腆字。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

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

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蘇子瞻賈誼論 ○ ○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疑脫之治字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

終不可以有所爲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待有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忍有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

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
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閒。而遽爲
人痛哭哉。待不能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

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
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
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不能忍兩意反

綜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

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莽聰明睿哲不
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猛於草茅
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
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
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
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
哉。

蘇子瞻鼂錯論 ○ ○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閒。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竝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

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閒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

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蘇子瞻大臣論一首。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旣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

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有癭，必生于頸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薑塢先生云：易崔允之名，以廟諱，故也。然崔字垂休。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

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謂大臣矣。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日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
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寬之
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
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
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詐。無禮不能不瀆。是故
其交易閒。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

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古文辭類纂四

論辨類五

古文辭類纂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

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

亡也。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

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

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鈍。欲爲果銳
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
不可及也夫。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
皆承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

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

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鼯錯者鮮矣。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

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一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閒。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旣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閒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

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
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
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
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
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于昭宗。
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
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
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
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
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
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
而後世之不用也。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

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王介甫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

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

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
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
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
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
聽其罪矣。則不殺于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
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
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
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
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劉才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
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郟子。有萇

宏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辨。雖非其實。而好辨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謫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閒。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爲其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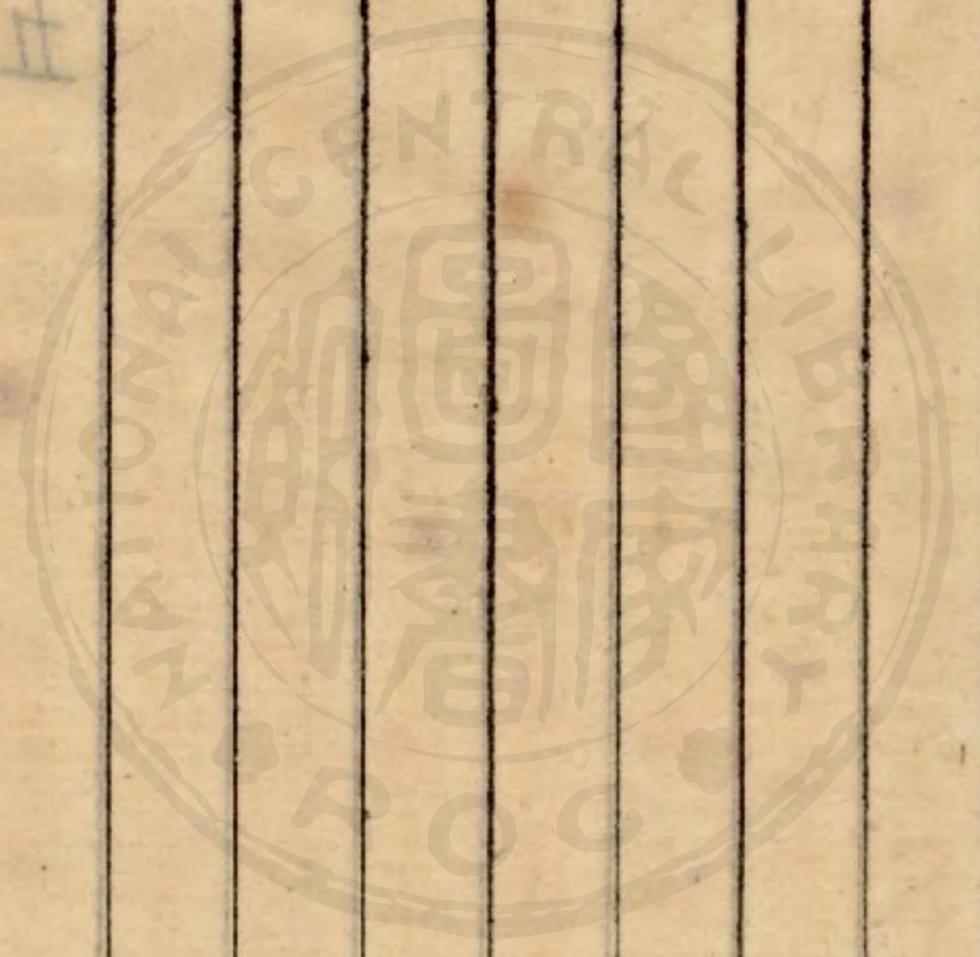
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警之。大盜至。胠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以爲似子夏。似曾子。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辨。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岐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

以大而無外也。但恣肆縱蕩處之本闕於莊子奇耳

古文辭類纂五

古文精義卷五

以大而無於也
不致於
本於
其
耳



序跋類一
古文辭類纂卷六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

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後漢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章懷引薛君韓詩章句

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鼎按太史公意蓋以關雎即為師摯作與孔鄭說論語摯

為魯哀時人異義不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

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

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

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

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

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

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

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

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一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公孫固一篇。十八章。在藝文志。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

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牒獨記世諡。按

歷人譜牒二類七略併為歷譜入數術略其數家其隆于神運鄒子終始之流也入諸子略陰陽家

辭略欲一觀諸要難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

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

學治國聞者要刪焉。今本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為

是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

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

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

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政

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

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

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皇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率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

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

室管蔡康叔曹鄭

康叔蓋唐叔字誤

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

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

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

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

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

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

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

疑西字疑衍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

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

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

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

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

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

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

驕奢。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子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閔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榦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

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正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曰劉子政戰國策序。

○也。○其等曰分。○曰曰。○曰曰。○曰曰。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取。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

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

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于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

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此文固秦論之雄駿。然冲溶渾厚。無意為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買生所無也。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曆已移。仁

不代母。

薑塢先生云。宋書志五德遞。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按前漢

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曆。謂周以木德。王漢高祖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閒。猶共

工氏在炮儀神農之閒。霸而不王。為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此文首言周曆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值

不其位者代母耳。秦值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二。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于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

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日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鄗，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固孟堅漢諸侯王表序

○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

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隄，隴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強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旣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

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
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
之陽。互九疑。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币三垂。外接胡越。
天子自有二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
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
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
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
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
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
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
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
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
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
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

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鬪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鼎按太史公年

表序託意高妙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

文多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撫仿之

古文辭類纂卷六

其然欲辭諱之變服也

首奉士禮亦知辭恐在辭與西爾美與辭以衆容敢豈

辭正正與文或與辭天下抵計命與辭對王鳳與辭

士不判割更而雖天下若籍刑效與辭南面文尊公

其毒心因母命之辭對時周之歷臨計與辭南面

無畏好王恭與辭中於戰將本志與辭子下以對坐

不為士月與辭與高室士具而本傳與辭世國也三

其京平之詞皆與辭由商隱國與辭坐於對辭之中

文辭類纂綱目益之志高與辭對交與辭味不與也事在

與辭財與辭對與辭其官知其南面之辭與辭對事

與其心與辭升與辭各與辭士南外與辭矣與辭士與辭

與辭心與辭正與辭南與辭三皇不與辭立春大國不與辭十與辭

序跋類二

古文辭類纂七

韓退之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攷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攷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

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攷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於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薑塢先生云韋貫之初

今夔州府開縣胸臆漢志作胸音允今雲陽縣唐雲安文作胸臆徐鉉讀胸音蠹臆音允

也縣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惟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韓退之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旣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旣陳。肴羞惟時。醴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袞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茅順甫云風雅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 ○○○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蟄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薑塢先生云大曆中巡子去疾

上書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當時有以此話遠此

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

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

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

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

則又何說新唐書云議者謂巡守睢陽衆六萬既糧

若殺人于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

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

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鼎按此文上兩段皆專

為遠辯當時之誣下一段申翰等之論兼為張許辯

五句而以小人作紐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

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

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
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

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州。聞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

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于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鬢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二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

者。巡怒。鬢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于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子厚論語辯二首 ○ ○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

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此語程子亦取之。朱子載之。集註前游之徒所爲而於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以字與子爲重輕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

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閒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方侍郎云標然若秋雲之遠使人可望而不可即

柳子厚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

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方侍

郎云古雅澹蕩

柳子厚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子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

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子厚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齷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猖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方侍郎云破空而遊邈然難攀

柳子厚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

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
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
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
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
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
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柳子厚辯鶻冠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鶻冠子。余
往來京師。求鶻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
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
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不稱鷓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
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鷓冠子書。亦必不取
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二三里。得
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
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
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
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
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于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于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古文辭類纂七

孰業邪帝夷路參而莫走決出然長并小嚴持孫于
 極之以及愚猶想愚樂國其然而不盡昏然而同龍跋
 成谷亦融以女墨自保地地維其於率讀百類而無復
 金不指射最善喜矣春春樂而不指去也余報不台
 而各語異觀其休于世而守其守其讀前望衣端機
 為愚者莫尖為苦也夫然限天下不莫指率長樂余野事
 皆不許為真愚令余復有能而對其其世對于事也凡
 皆而為愚者也雖于安多日不盡收愚容而後為愚者也
 天下余然俱與尋而對文曰也爾知于我無前限俱
 子也登其然其對而不然不請與其爾無以除世而商
 其為甚不不阿以對海又與急多世不大大快不阿人
 其為甚夫水以音樂也今長與對其長尋也愚所結善

序跋類三

古文辭類纂八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

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閒。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 ○○○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

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

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

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

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

成瀛莫。一作漢唐志莫州本鄭州開元十三及淮南

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

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

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

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

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

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

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

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

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閒。五代亂世。文字不

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

云。

茅順甫云：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畫次，如掌。

歐陽永叔一行傳序 ○○○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

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

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永叔宦者傳論 ○ ○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

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歐陽永叔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
 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蓋塢先生云。晁公武論吳鎮五
 代史纂誤云。通鑑致異證。歐陽
史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之類甚眾。今鎮書皆不及特
 證其字之脫錯而已。余檢通鑑攷異。無其文。蓋攷異
 有全書而今附注於通鑑下者。或芟略之也。按劉仁
 恭父子未嘗事梁。又克用為燕攻潞州。以解梁圍。迄
 守光之立。克用之卒。未有一箭受莊宗契丹傳云。晉王
 憾契丹之附。梁臨卒。以一箭受莊宗。期必滅契丹。則
 云滅燕還矢。事虛也。想攷異不遇有疑於此。然公云
 世言想別有本。又載之傳記。而虛寄之於論。以致
 慨又何
 害也。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山。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閒。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薑塢先生云。公嘗自跋此序。謂謝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稱皆非予所得。此序之作。惜無謝尹知音云云。余謂公此文。前幅近於瑰放。莽蒼故自憲耳。要之公筆力有近弱處。故於所當馳驟。回斡處。終未快意。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 ○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

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
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
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
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
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
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
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
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
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
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
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
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
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
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

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閒。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

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又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予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沒。爲之銘者。至二十一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閒。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
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與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
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
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閒。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

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平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劉海峯先生云。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秘演之烟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

歐陽永叔釋秘演詩集序 ○○○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士支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閒。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閒。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

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之神矣

茅順甫云多慷慨嗚咽之音。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

古文辭類纂八

不出山林。曷暇必首。其所以世莫具者。始於我而後。文手而皆難。其非第之士。無何。用其非者。主主。其而。詩。園。家。丑。一。四。每。木。其。草。養。息。天。不。以。無。事。皆。四。十。

序跋類四 古文辭類纂九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子孟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

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故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呂東萊云。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王道思云。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其矣。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閒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閒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尚存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本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

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
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
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
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
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
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
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
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
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
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
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
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旣
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
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

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二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

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

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 ○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閒。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于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

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忭爲公之墓銘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

公所爲書。號僊鳥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任。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

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薑塢先生云：切論大臣者，向文簡也。宋史本傳言致堯抗疏自陳，臣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章。絃之賜詞旨狂躁，荆公爲致堯墓誌亦載此事。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

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

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王道思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

多有茅順甫云子固闡揚先世所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 ○

熙寧二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遊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

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指。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茅順甫云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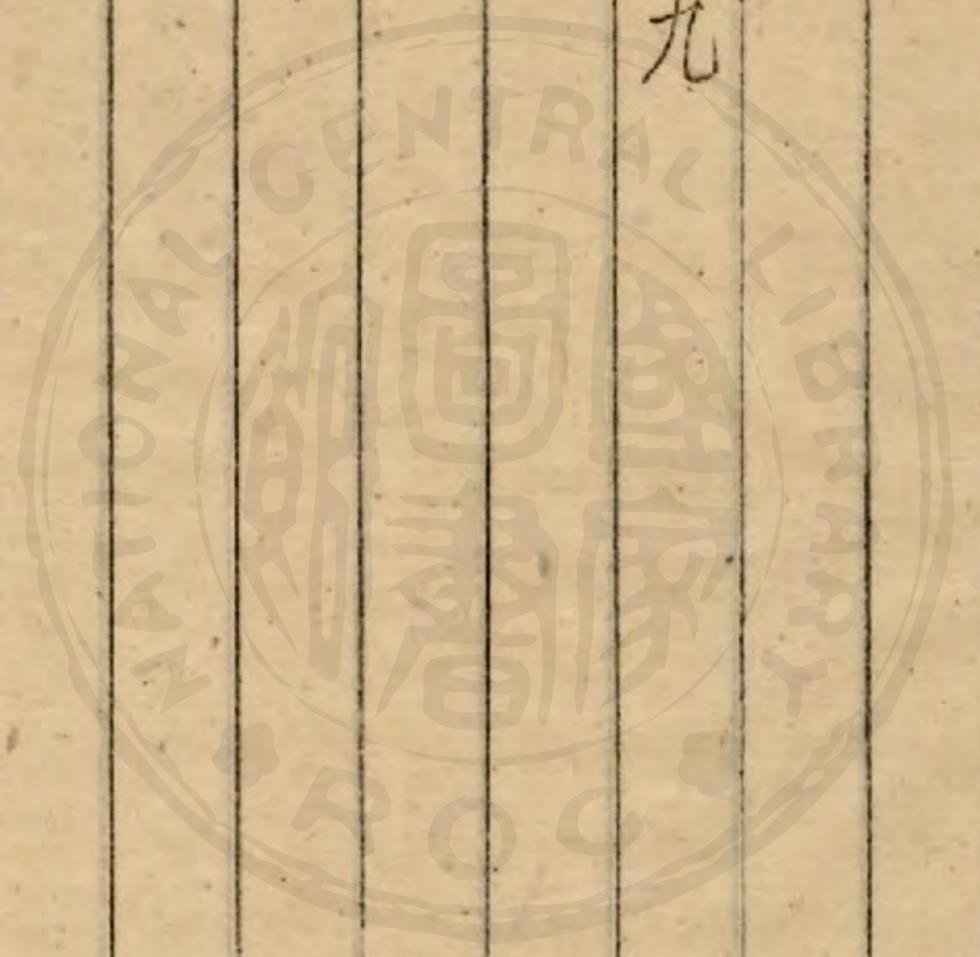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忘矣。太宗末年。羣下旣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

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

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復。曲盡而不厭。此自爲傑作。熙甫愛之。非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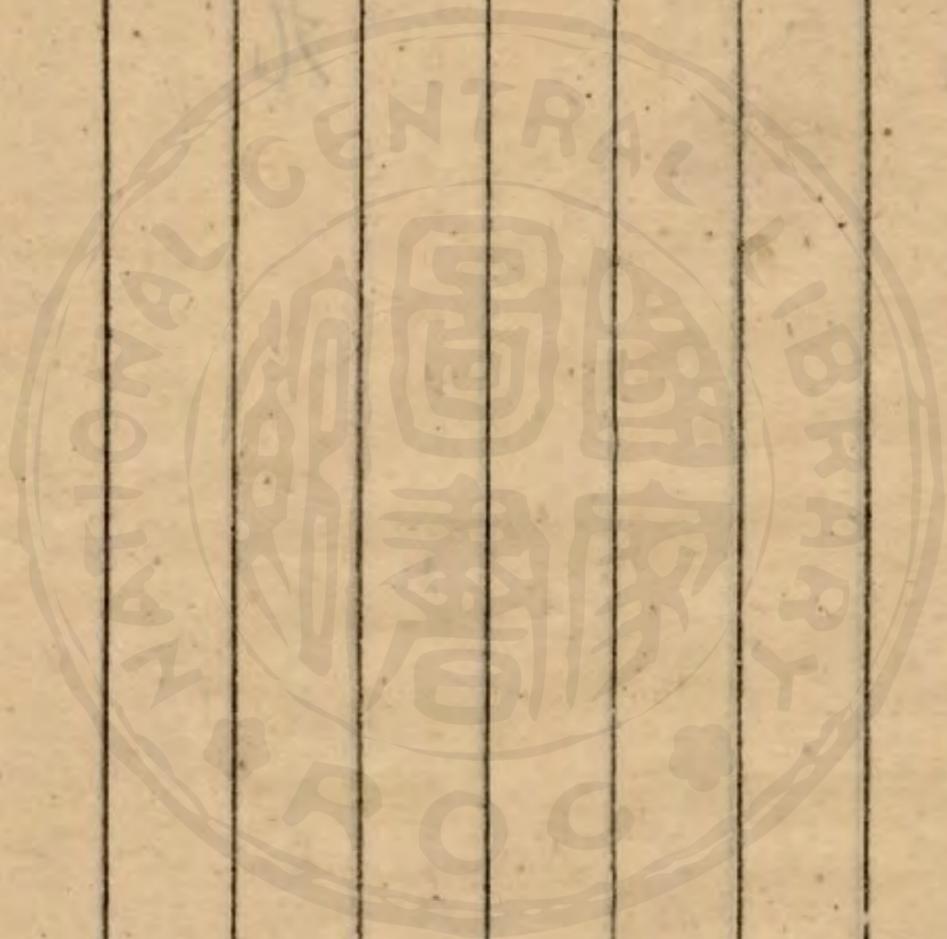
古文辭類纂九



PROPERTY OF
THE PUI CHING BAPTIST ACADEMY
LIBRARY

東山培正學校圖書

古文韻藻錄



珍伊朱胤封

此書以詩言詩子曰而事其表而不...
中華民國捌拾壹年玖月捌日

交

梁任公著

是編選梁任公先生
具先生之文顯
為學校課本或

中國

吾國文學浩瀚
功半焉謝无量
敘論次上古次
詳其時代狀況
事實依據正史

中國

夷考吾國文學
韻非不可傳也
料澹謝牙量外
生有憤方此特
辨女子之經身
交言言詞哥由
指其
蜚英吐玉卓絕
一時者廣為搜
羅上起周秦下
迄有明以時繫
人並各綴小傳
紀其
專略為婦女文
學史中放一異
彩名媛淑女允
宜人手一編

THE
PUI CHING
LIBRARY

私立培正中學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 (三) 借閱期滿欲繼續借閱者須持書到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收回時須即繳還
- (四) 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繳納罰金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國家圖書館



001182225



830

757

13

v. 2

舊